

反對派玩「拉布」愚不可及

□宋小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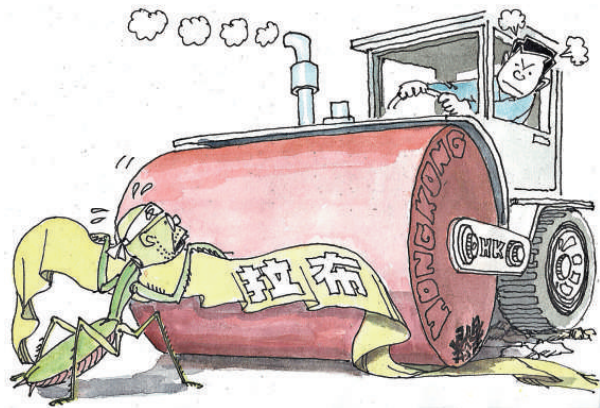


對特區政府提出的《2012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人民力量」兩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和陳偉業採用「拉布」的拖延對策。其「拉布」方式是對政府提出修正案，再提出多達1306條的議員修正案。

其目的是：（一）以「拉布」使本屆立法會在會期結束前完成不了對本來是簡單修正案的審議，立法會已發生流會，預計在對瑣屑和無聊的再修正案審議結束前，可能再發生若干次流會，使本來非常簡單，也容易通過的政府修正案通不過。要到下一屆立法會會期內重新審議。

瑣屑無聊無可救藥

（二）由於政府提出的禁止現任議員在辭職後六個月內參加補選的規定不能成為法律，在今年9月新一屆立法會產生後，預計「人民力量」的立法會議員（如有的話）還會搞所謂「辭職公投」的伎倆，故伎重施，重演2010年5月16日的實踐證明是失敗的所謂「五區公投」運動。



螳臂擋車

黃 牛



「人權鬥士」失去光環

□景平

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政府一直致力於人權的保護和改善，使中國公民的人權意識得以普遍提高。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人權的司法保障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貫徹到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各個領域，貫穿於立法、執法、司法和執政、行政各個環節。

借人權敲打中國

當然，作為一個擁有十三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各地區各民族情況千差萬別，發展極為不均衡，中國的人權狀況還確實存在着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個別地方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或瑕疵，這都在所難免。中國政府也從不諱言這一點。與此同時，中國還就人權事業積極展開工作對話，加強對外交流，中美、中歐之間都有人權對話機制。

然而，一些西方勢力總是隔三差五地拋出人權問題，借此敲打中國。中美在2011年4月份舉行過人權對話，這說明中方願意就人權問題與美方進行交流溝通，希望通過對話增信釋疑，減少不必要的誤會和摩擦。同時也說明，中國人權狀況從來就不像外界渲染的如鐵幕一塊。但美方在對話前竟然先開列一張要求中國釋放在監人員的長名單。這種專橫跋扈的姿態，充分反映出美國在價值觀輸出方面的傲慢無禮。

聯繫上述先例，也就不難理解，美國駐華大使館此次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罔顧外交禮節和國際法，悍然將一名中國公民帶入美國大使館。多年來，美方一直指責中國沒有就人權舉行對話的誠意，而此次陳光誠事件則讓世界看清楚了，究竟是誰沒有對話誠意，究竟是誰一手拿着橄欖枝一手卻在背後捅刀子。

借個案抹黑中國

美國多年來一直在世界上以「人權鬥士」自居。其實，美方並非不知道中國在人權事業方面的進步，只不過出於遏制中國的需要，他們習慣於借助個人、個案來推波助瀾，將一些個人包裝成所謂的「人權鬥士」，將一些個案炒作成所謂的中國整體形象。「鬥士」與「鬥士」惺惺相惜，通過精心刪減編排的信息碎片，蒙騙一些不明就裡的人士，從而達到抹黑中國的目的，並進而向中國施壓。

不過，美國這些老套的做法正日漸失效。由於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日益增強，許多人對中國的了解渠道更多，了解也更加深刻、深入和全面。美國彭博社近日對全球一千二百五十三名投資者、分析師及市場交易人士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有百分之七十二的人認為，無論是薄熙來案還是陳光誠案，都不會影響到他們對中國的投資。

「人權遏華」效用漸失

可見，「陳光誠事件」發展到現在，所謂的「人權鬥士」已經失去了當日的「光環」，反而成為了美國手中燙手的山芋。外界也從更多的信息披露中發現，所謂的「人權鬥士」並不像想像中那樣崇高。一群沒有職業操守的美國政客，加上卑鄙的政治動機和愚蠢的策略手段，令自身陷入尷尬的境地。

儘管中國政府多年來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中國的人權事業不可能一蹴而就，仍然會面臨各種問題。美國要想在中國人權事業中扮演積極的角色，就更應該拿出誠意來加強與中國的平等對話，而不是一廂情願地抱着價值觀上的優越感、居高臨下地指責中國。重視人權，就請尊重人權，不要再拿人權做武器。

（三）在會期結束前，本屆立法會有很多工作要做，任務繁重，有若干比較重要的條例正在排隊，等待審議和表決，新一屆政府增加兩位副司長和兩位局長的財政方案也要通過，但立法會如此重要的議事時間，將被上述「拉布」時間佔用，在樽頸部位「塞車」。

（四）除了在樽頸部位「塞車」之外，只要立法會仍有「人民力量」的議員，他們都會對政府提出的任何新法案或者舊法案的修正案進行「拉布」活動，使立法會的整個會期的車道都發生「堵車」，癱瘓特區政府施政。

「人民力量」以及黃、陳兩位自以為得計，其實是愚不可及的。愚不可及的成語出自《論語·公冶長》，「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根據宋·朱熹的註解，寧武子是春秋時衛文公、衛成公時期的大夫。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人稱其愚，而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孔子讚揚寧武子在亂世之中仍有作為，人所不可及。但此句後來已轉為形容人愚蠢之極、無可救藥的成語了。

黃、陳生活在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還基本上處於繁榮穩定狀態，與寧武子生活在亂世不同

，但卻不想作為，而且故意搗蛋，妄圖干擾香港立法會的正常運作，妨礙政府的運作，實在愚妄無知。這是廣大市民所不希望看到的，甚至是令人討厭的。雖然從去年11月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結果來看，「人民力量」全軍覆沒，但仍有一定的支持者。這批支持者將因黃、陳的「拉布」而改變支持對象。

立會主席應予否決

本來，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57（4）（d）條的規定，議員「不可動議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在此全體委員會主席就是指立法會主席。立法會主席完全可以以黃、陳的修正案瑣屑無聊或無意義行使議事規則授予的權力，可是曾主席為何不否決？

黃、陳兩人不但蠻橫無理，而且瑣屑無聊。世界各國的文字都有同義詞，有的還有多個同義詞。但有的文字並不是法律性的語調，黃毓民卻搬出《說文解字》、《爾雅》、《康熙字典》等中國古代字書的不同的同義詞來演繹、表演一番，好像是上文字學課的學究在「講課」，顯得很滑稽，簡直是小丑。如果偶而表演幾分鐘，可能還有娛樂價值，但連篇累牘，重複不斷，則是催眠曲。一個堂堂

南海同禦敵 兩岸增互信

□蘇虹 何溢誠

菲律賓頻頻在南海挑起事端，鄰近一些國家也蠢蠢欲動，企圖使南海問題複雜化、國際化，兩岸聯手捍衛「固有疆域」、保護本屬於自己的資源，顯得十分緊迫。兩岸在南海有一致性的戰略利益，合則雙贏，以捍衛海疆、南海護油為契機，攜手維護共同的經濟、戰略利益，在為共同的目標奮鬥中成為「戰略夥伴」，相互依存，逐步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不失為最終和平解決台海問題有效途徑。



最近菲律賓不斷地針對黃岩島挑起事端，繼5月3日宣布正式將黃岩島命名為「帕納塔格礁」（Panatag Shoal），5月11日又進行反華遊行。鄰近一些國家也在南海問題上蠢蠢欲動，或擅自開採石油，或通過與他國合作的辦法企圖使南海問題複雜化、國際化。一方面，本屬於自己的石油被別人大量攫取，另一方面，卻又花很大代價從外國進口石油，這對嚴重依賴石油進口卻遭雙重剝削的海峽兩岸而言，無疑是共同之「痛」。

聯手衛疆護油迫在眉睫

馬英九處理南海事務問題上主張的「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原則，與大陸倡導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可謂不謀而合、異曲同工。兩岸都希望「擱置爭議」，與周邊國家共同和平開發利用南海資源。但如果和平願景一再面臨嚴重挑戰，並已被「侵門踏戶」時，兩岸聯手捍衛「固有疆域」、保護本屬於自己的資源，顯得十分緊迫。

兩岸「聯手護油」，所有周邊國家擅自在南海開採石油的計劃都將面臨壓力。當年，解放軍收復西沙後，在永興島修建了一個海空軍基地。它不僅牢牢扼守西沙，戰力還可以輻射到南沙北端。因此，永興島堪稱「不沉的航母」。大陸目前裝備的先進戰機，如「飛豹」、殲-11B等，作戰半徑大，火力覆蓋廣，是守衛海疆的優良裝備。如果能在南沙群島的中心地帶擁有一個像永興島這樣的基地，那麼，掌控南沙群島就不用費大氣力。

雖然解放軍目前在南沙還沒有這樣一個補給基地，但目前台灣軍隊駐守的太平島基地卻能起到這個作用。太平島是南沙群島中最大的島嶼，位於南沙群島西北部，被稱作「南海心臟」。它距解放軍駐守的西沙群島約400海里，距台灣高雄市860海里，距離菲律賓蘇比克海軍基地約440海里，距馬六甲海峽東口的新加坡540海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該島也是南沙諸島中惟一有淡水來源的島嶼。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該島上的台灣軍隊是南沙地區的唯一駐軍。

西沙海戰兩岸曾建「互信」

「兩蔣」時期，台灣當局雖然堅持「反共拒和」的強硬立場，但與大陸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基本一致，明確主張南沙群島自古就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堅持南海的「歷史性水域」，反對他國非法侵佔。擴建後的太平島機場，可起降包括台灣空軍C-130在內的大型飛機。同樣，大陸裝備的殲10、殲轟7等戰機亦可起降補給，這無疑為今後兩岸軍事力量向南部海疆推進奠定了基礎。屆時，解放軍的遠程戰機可以從南海機場起飛，轉降永興島加油，再飛臨南沙上空作戰。作戰完畢又可轉降太平島加油，然後返航。有了兩個南海基地，兩岸聯手開發資源的行動將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事實上，兩岸歷史上曾有過「軍事互信」。1974年元旦，越南軍艦入侵西沙群島。蔣介石表示：「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他並指示台灣「外交」部門「發表中國領土不容侵犯」的聲明。中越西沙海戰爆發後，大陸軍艦馳援趕赴西沙。在行軍路線上，毛澤東指示海軍經過台灣海峽時「直接走」！蔣介石亦有響應配合。當晚，台灣海軍打開探照燈，讓大陸的導彈護衛艦順利通過。兩年後，台灣當局還針對越南將西沙、南沙群島列入該國版圖，專門發表聲明闡明立場

的議會大堂，淪為一個催眠師賣弄自己的場所，只能是貶低香港特區立法會本身的地位。市民會問，立法會應當是這樣的嗎？其始作俑者的黃毓民、陳偉業必為市民所譴責。

一心搗亂自食其果

當然，一項不過是一條的政府修正案，落到「人民力量」手裡，添附了1300多項的再修正案，這是世界議會史的紀錄，也可以登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這個紀錄，將使世界各國各地議會自嘆不如，想不到香港竟然有靠調皮搗蛋而生存的議員，想不到這樣的議員在香港特區竟然也可以選上，想不到香港竟然有這樣的議事規則，想不到香港竟然有這樣縱容的立法會主席。凡此種種，將使他們大開眼界。在大開眼界的同時，也必將促使他們反思。同樣地，也將使香港立法會的其他議員和廣大市民反思，到底香港需要怎樣的議員。黃、陳二人醜陋的表演，凡是直接看到的觀眾，絕大多數都不表認同，可以想見他們二人必將自食其惡果。

「拉布」原指以冗長的演說阻撓會議事，以提出議員修正案的方式進行「拉布」的確新鮮。但「拉布」的確浪費了會議的時間，消耗了公帑，是對其他議員的不尊重，讓其他議員陪著一起做無聊的事，是世界上最無聊的事。黃、陳兩人在香港都有一定的知名度，本犯不着要通過「拉布」來提高知名度。物極必反，現在黃、陳一心搗亂、一心把立法會搞成無聊會的知名度，應當是有了。讓香港選民在今年9月決定黃、陳無聊的命運吧！

作者為法學博士

全民退休保障須斟酌利弊

□蘇偉文



蘇偉文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已是迫在眉睫，根據政府的推算，二十年後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將會佔香港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可見人口老齡化的壓力。隨着人口老化的到來，更多要考慮的自然退休和安老的準備。

毋庸諱言，以前香港是一個英國的殖民地，既然是借來的地方和借來的時間，當時的港英政府自然傾向「無為而治」，故此是不會特別關注香港人的退休問題。但現在人們已意識到人口老化的重要性，不少團體鼓吹要實行全民退休保障，理由是強積金無法提供足夠的退休所需，而不少老人更沒有足夠儲蓄面對退休後的支出，由政府作出全民退休安排似乎已經成為唯一的出路。

儲備龐大 融資困難

然而，這是一個簡單處理問題的方法，因為但凡有問題的時候，就向政府要求包底式的處理，表面看似是一條出路，可是這只是將問題簡單化，而沒有考慮後果的做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除了要解決當下的問題外，更要考慮各種解決方法的利弊，而絕不能為了解眼下所困而罔顧將來的後果。

成立全民退休保障的理念是好的，但一個最深層次的問題是，如何為這個計劃融資。簡單點說，就是

錢從何來。不少人會說，香港的是一個富裕的社會，財政儲備有六千多億港元，再加上外匯基金的滾存，在財政上香港是有足夠的實力。這些財務數據沒有錯，但人們一直都忽視了一個現實，就是公務員的退休負擔，根據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單單是公務員的退休或者稱為負債的現值，已高達五千四百億元。再加上其他政府負債，差不多剛好和香港的財政儲備對沖掉。當然這五千四百多億元不是一下子要繳付，但問題是只計算公務員退休開支現值已是如此龐大，假如要將全民的退休保障納入政府體系內，所涉及的開支將會很驚人。

在這個層面裡，筆者不是說公務員退休準備是實行全民退休保障的絆腳石，反而只是想用公務員的退休準備的開支，來說明全民退休保障在融資上的困難。因為單單是公務員體系的退休保障已是如此駭人，再加入全民退休保障的話，政府儲備所需將會是現在的數倍，引申出來的影響會是很令人頭痛的。

理性評估 長遠規劃

最首要的問題自然是錢的問題，也就是香港的財政儲備水平需要越來越多，而且更要準備人口長壽化帶來的額外支出。全民退休保障並不單單的是每人每月可領多少金額的問題，更要考慮這個每月開支背後所需的儲備需要多少。因為一個健康的保障計劃，是應該以儲備的回報來支持平常的支出，否則儲備會因入不敷支而遭受蠶食，到後來也會令整個制度崩潰。而一個簡單的推算，假如每年開支是一元的話，回報假設是百分之五，要令一個儲備有健康的水平，所需儲備金額是開支的二十倍，也即是二十元。問題是當

開支不斷增加和領取退休保障的人越來越多時，這個儲備水平便需要相應增加。以合資格人數有一百萬人計算，退休金假如如是每月五千元的話，全民開支便要六百億元，所涉及的儲備便需要有一萬二千億元。當然，一萬二千億元不是馬上要拿出來，可是要建立一個龐大退休儲備卻是無法迴避的事。更值得我們細看的是，上述的說法還未算每月五千元是否足夠，和一百萬受助人一些必要的支出上有負面影響？換言之，真的要實行全民退休保障的話，所需的財政資源會是巨大的，而且更可能的是，這方面的開支只會有增無減，到後來儲備更會有耗盡的一天。

再者，要設立一個上述所提到的退休儲備，就無法迴避要在目前的開支和收入作出妥協。也即是說香港目前在其他方面的開支，就無可避免地必須減少，才有可能令這個儲備可以建立起來，這是否會令香港在一些必要的支出上有負面影響？若果不減開支的話，那便要增加收入，是否我們又同意加稅之議？若果不減開支又不加稅，那便要舉債度日，我們是否願意看到，香港從引以為傲的零負債到債台高築呢？

筆者在上述簡單的描述裡，只是想指出全民退休保障的一些粗淺問題，並不是說我們應或是不應實行全民退休保障，而是想讓讀者意識到一個良好意願的建議，後果如何卻未可知。一個較合理的做法，自然是讓公眾明白各種考慮的正反面，向公眾解釋政府的考慮，以一個全面研究的角度，讓大眾明白事情的複雜性，到時候才可以在較理性的情況下進行諮詢，若果現在如一些團體要求貿然諮詢，得到的不會是理性的意見。

作者為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